

老重庆

老重庆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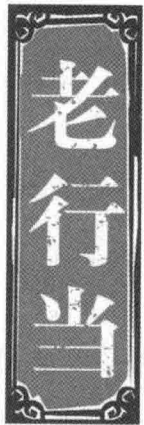
李金荣 ◎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捌 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老重庆、老山城

《老重庆影像志》



岁月一页一页地翻过，老行当渐行渐远。然而，
每当我们走在『木货街』、『磁器街』、『打铜街』、
『草药街』、『磨房街』这类以老行当命名的街巷
上，看到那些几乎要永远尘封起来的老行头，
总觉得心里踏实。实际上，老行当已经成为重
庆人对这座城市永恒的记忆。

李金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行当 / 李金荣编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5

(老重庆影像志 / 王川平主编)

ISBN 978-7-229-06521-8

I. 老… II. 李… III. 职业—介绍—重庆市—图集

IV. ① D66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3881 号

老行当

LAO HANGDANG

丛书主编 王川平

丛书副主编 刘豫川 邵康庆

编 著 李金荣

资料提供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邓晓笏 士伏 何智亚 郭文华 周颖

插图 士伏 周颖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郭 宜 邓士伏

责任编辑 郭 宜 张 跃

封面设计 郭 宜 刘 洋

版式设计 郭 宜 张 跃

责任校对 娄亚杰

电脑制作 廖晋华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01 千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闲话老行当	4
衣	8
机坊	8
裁缝铺	12
草鞋匠	14
剃头匠	17
银楼	21
食	25
老茶馆	25
烟摊	31
烟馆	35
榨坊	41
油腊铺	44
毛肚火锅	49

糖关刀	52
挑水夫	54
住	57
栈房	57
石匠	60
木、竹匠	63
风水先生	69
打铁铺	72
行	75
滑竿	75
脚夫	78
黄包车夫	82
纤夫和川江号子	85
马帮	93
推梢船	95

邮差	104
商	109
洋行	109
药材帮	112
当铺	117
香蜡铺	120
棺材铺	123
猪偏耳	126
牛偏耳	129
其他	131
传教士	131
街头艺人	135
算命先生	139
丐帮	143

总序

《老重庆影像志》

王川平

方面，尤其是对老重庆的个性与嬗变、老重庆的灵性与魂魄、老重庆的根与源，力图以图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读者的注意，与读者作寻根之旅。本丛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从事文物、图书、档案、出版、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优秀人选，既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有专门知识方面的学术积累，并尽可能在文字处理上通俗、生动、准确。丛书使用的两千多张历史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足见其珍贵和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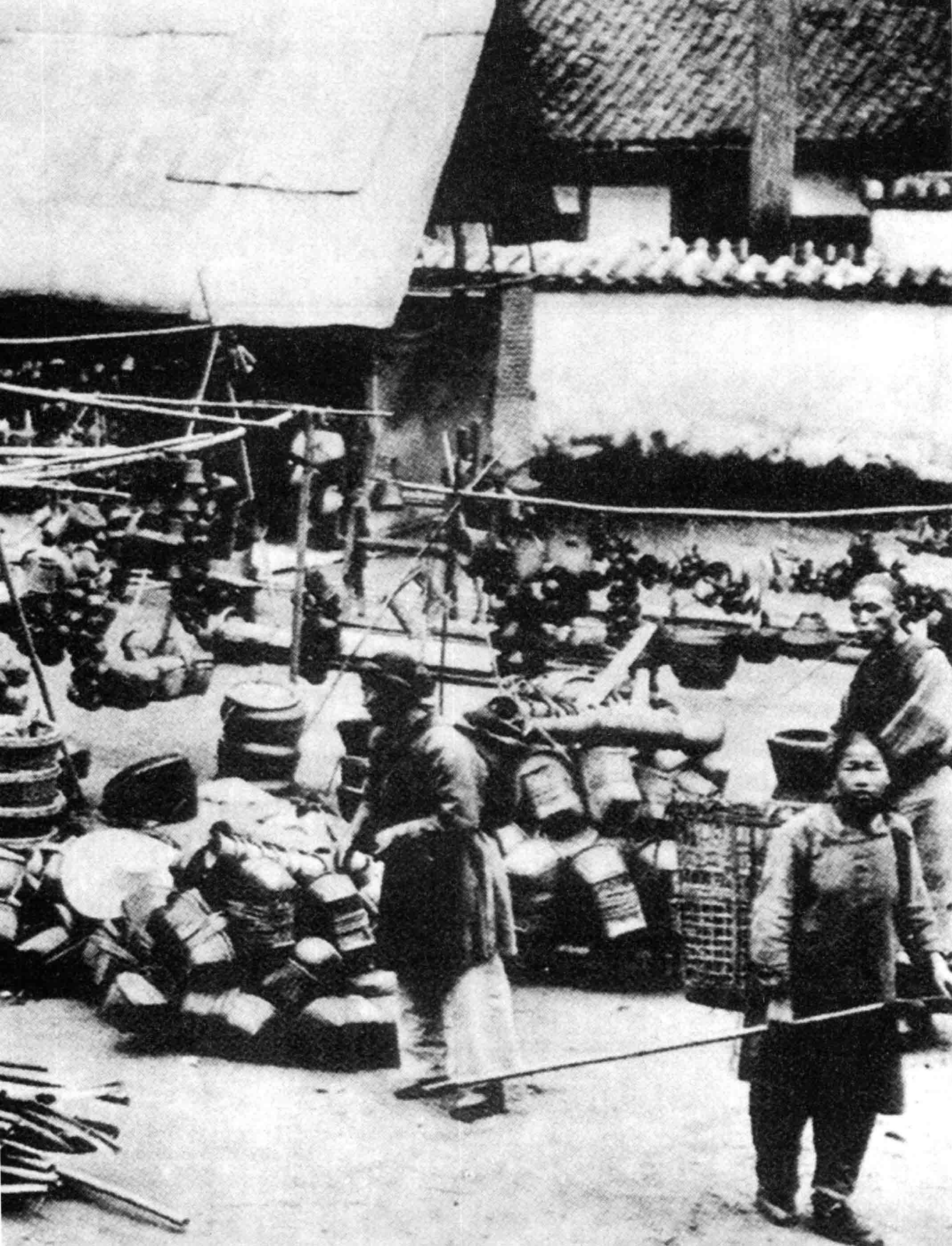
重庆是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对于这一点，笔者在主编该丛书及撰写《老房子》的过程中坚信不移。这不是直辖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实史求是”的原则准确对待重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依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建设重庆新文化的需要。可惜的是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家底不够厚，其实是我们现时的努力离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令人高兴的是直辖之初，笔者提出把重庆建设成为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相适应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设远期目标，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重庆影像志》丛书的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可敬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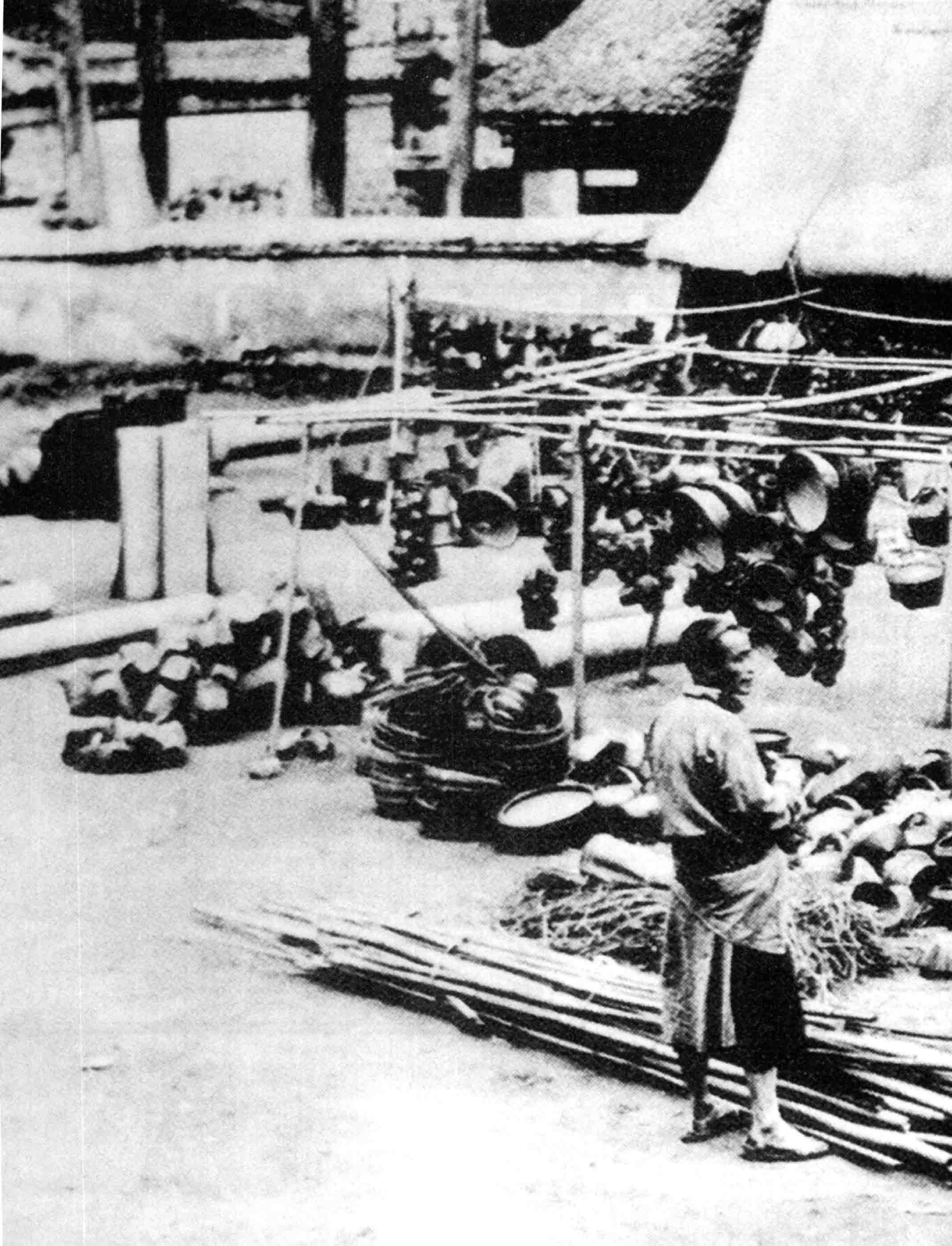
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慢慢长大

尽管重庆直辖才十年，但它却很古老；尽管重庆正以惊世的速度在长高、长壮，但它曾经十分古朴而低矮；尽管重庆一天天在变得靓丽，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记忆之中。当楼房的样式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趋于类似的时候，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城市品质就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和宝贵。

历史与现实就是这样复杂，这样磕磕碰碰。重庆的文化人一方面惊讶于这座城市成长的速度，一方面惊讶于在此速度拉动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种惊讶同样是复杂和美好的，因为他们不因惊讶而停住手脚，停止思考与行动。眼前这套《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就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老重庆影像志》丛书共十本，分别是《老城门》、《老房子》、《老街巷》、《老码头》、《老地图》、《老广告》、《老档案》、《老行当》、《老风尚》和《老钱票》。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管窥这座城市的昨天，内容涉及市政变迁、政治演变、经济发展、市井生活、文脉流转传承等等





进入元代，“一百二十行”的提法被社会接受。当时最普及的识字读本《庄农杂字》，开篇第一句就是：“佛留一百二十行，唯有庄农打头强。”在日益兴起的杂剧演出中，“一百二十行”已有板有眼地进入“元曲”：“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汤式散曲《赠钱塘镊者》）。

到了明代，田汝成的《游览志余》出现了“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的说法。由此可见，老行当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名词，从三十六行到七十二行，从一百二十行到三百六十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感受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生生不息的巨大变迁。

重庆老行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巴国时代。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善酿酒。其“巴乡清酒”一直是巴王向周朝交纳的贡品之一。巴人会采丹。丹砂即硫化汞。古人常作药物、染料。“巴寡妇清，其先人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靠科技致富的女人。巴人能冶铜，巴人制造的巴式剑和青铜编钟，是巴人青铜器的典型。据今人研究，当时的工匠在掌握青铜器合金比例方面，已经达到了中原地区的水平。此外，巴人在制陶、制漆、

老行当是对社会上正在消失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对社会上不同职业的分工，大家比较统一的称为“行”。行当中所做的事，称为“当”。因此，说行当就得先说行业。

关于行业的形成、分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三十六行”之说。周辉在《清波杂录》中称：唐三十六行是指“酒行、肉行、米行、茶行、柴行、纸行、巫行、海味行、鲜鱼行、酱料行、花果行、汤店行、药肆行、官粉行、成衣行、珠宝行、首饰行、文房行、用具行、棺木行、针线行、丝绸行、什作行、驿传行、铁器行、玉石行、顾秀行、扎作行、皮革行、网罟行、花纱行、杂耍行、鼓乐行、故旧行、彩兴行、陶土行”。

宋代，行业越来越多，三十六行难以概括，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增加了“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等等。不久，就出现了“一百二十行”的提法。《宣和遗事》云：宋徽宗“日歌欢作乐，遂于宫中文列市肆，令其宫女卖茶卖酒及一百二十行经纪买卖皆全”。

行业、职业可以说是城里人生存的依据。行业、职业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钱庄工作，便有“金饭碗”；如果在邮局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行业工作，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读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现在许多人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职业、选饭碗。总之，有了确定的职业，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不怕“没有饭吃”。

职业也是“面子”。过去在“洋行”、“银楼”、“钱庄”、“票号”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一般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职业，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政府机关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

职业还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职业，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洋行”、“银楼”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好职业，赫然地印在名片上。所

制茶、制盐、制布等行业都有十分成熟的技术。

重庆老行当的历史还可以从老街巷的名称中找到佐证。据《巴县志》统计，在老重庆302条街巷中，以老行当命名的竟有67条之多，反映了老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其手工业、商业、金融业发达由来已久。人生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于是重庆城就有了油市街、盐井坡、木货街、米市街、酱园铺、醋房院、茶亭巷。既然金、银、铜、铁在人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所以就有了金沙街、金银巷、打铜街、打铁街。走在这类名字的街巷中，总觉得心里踏实。

说行当就必须说职业。行当中的行业，就是职业。

清人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三百六十行者，种种职业也”。由此可见，行的本义就是职业。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重庆人对于从事什么职业是非常看重的。以前，两个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如果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做母亲的，几乎一定要问这事。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家打毛铁。
毛铁不赚钱，我去学担盐。
担盐难跑路，我去学织布。
织布难倒筒，我去学裁缝。
裁缝难穿针，我去学医生。
医生难读书，我去学杀猪。
杀猪杀不死，我去学打纸。
打纸打不过，我去学推磨。
推磨推不烂，我去学煮饭。
煮饭煮不熟，我去煮腊肉。
腊肉煮不肥，气死我的妈。

说职业，还得说一说由职业而形成的“圈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行业”、“职业”的人往往形成不同的“圈子”。“行”(hang)的本义又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间，只要不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利害冲突（如同行在同一个地方竞争同一个业务），一般说来，感情上总存在某种自然的联系，较之非同行要更亲密，也较易交往。所以历史上，老行当都有自己的圈子、团体和组

以，一个城里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职业”，那就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做父母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所从事的职业，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

职业不仅是饭碗，是面子，而且还可以说是“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安居乐业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百业凋敝，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当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浮则动，动则乱。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事可做，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正因为如此，重庆人对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劣、难易，一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于是一首关于择业的儿歌《打毛铁》，几百年来，在重庆民间广为流传。

张打铁，李打铁，
打把剪刀送姐姐。

时还往往要加以叮嘱：“不得外传”。特别是关系到某种实际经济利益的信息、技艺、窍门，祖传秘方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传子不传女”。比如走方郎中的“汤头歌”，牛偏耳的“扯指拇”，银钱业的“升贴水”，投资行的“贴现率”等等。只能让圈内人“近水楼台先得月”。

所以说圈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资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乡，就是同耕一块地，共饮一江水；同学，是共享“知识资源”。同行，是共享“行业资源”。依照传统的“人情原则”，以前大家在一起共享了“行业资源”。那么，现在有了新的资源（比如新业务），也应该共享。甚至一个小偷（重庆人叫“贼娃子”），行窃得手后，如果恰好碰上另一个小偷，也要“见面分一半”以表示“利益均沾”，因为大家都是“同行”。如果“吃独食”，则此人在江湖上便会声名狼藉，而且很可能连立足都成问题。

上述种种，虽然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少道理，但在当时，却又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随着时代变迁，“老行当”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是渐行渐远。如果读者能从这些“正在消亡的老行当中”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则是本书最大的愿望。

组织，叫做“行会”、“行帮”或“帮口”，就连乞丐也有，叫“丐帮”。行会、帮口内部，有自己的规矩，叫“行规”；有自己的语言，叫“行话”。不懂行规行话，就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甚至很难和他们交往。老重庆著名的“湖广会馆”就是当时一个外地移民的大圈子，在这个大圈子中又有许多小圈子，例如其中的“陕西会馆”，就是陕西籍的经商人士议事、交流的场所。“广东公所”则是广东等南方来渝人士互通信息、联络感情的会馆。

圈子既以认同（同乡、同业、同行）为前提，则圈子一旦形成，便具有“排他性”，把圈内人视为自己人，把圈外人视为外人，严格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进行交往。比方说，几个人在一起，如果都是“同行”，就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而且可以相互开一点“出格”的玩笑。如果这时来了一个人，是圈子以外的，则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说话，弄得那人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十分尴尬。至于隐秘性的传闻、小道消息，也首先是在圈子内相互传递，也就是说，必须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给予适当的“照顾”，包括传消息和打招呼。而且传递

机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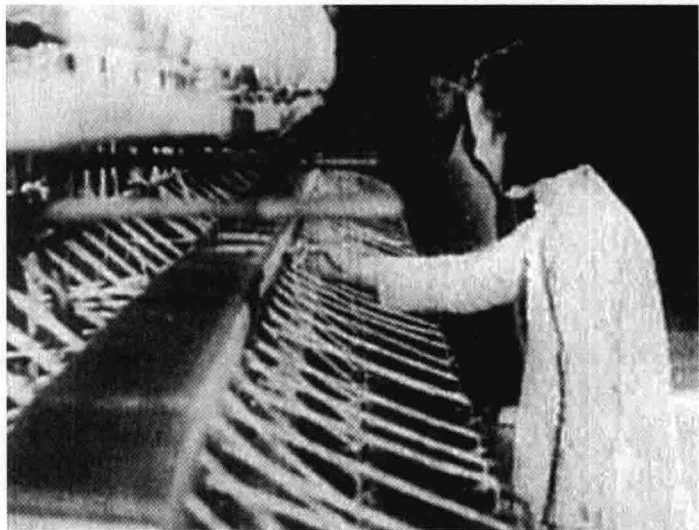
《三百六十行营业谣》

五十年前无洋布，只有乡间木机货。
自从各国来通商，洋布盛销我华土。
半是人无爱国忱，半因商战不留心。
利源外溢不思挽，土布何时再畅行？

机坊，就是织土布的乡间作坊。过去老重庆的这种机坊大多集中在江北刘家台、南岸弹子石和石桥铺一带。据清《巴县志》记载：光绪初年，“凡农家妇女多操此业，机声轧轧，比户相闻，茅屋篝灯，恒至半夜。贫乏之家，赖以得食”。

到光绪中叶，洋纱进入重庆，土布为了争取生存，许多机坊改用土纱、洋纱掺和织布。一时间，重庆市场上花布、色布、格子布、三角呢、毯子布等琳琅满目，十分丰富。

洋纱输入的同时，拉梭织机也随之传



抗战时期重庆的纺织车间



手工纺线



又作...
便没...
宜人...
要...
又的...
实动...
惠物...
肉...
这脏...
就或...
是头...
火...
锅蹄...
的...
能加...
形入...
辣...
而椒...
真...
正...
的...
重...
庆...
毛...

火
的
锅
动
最
初
的
内
脏
源
或
于
初
天
蹄
加
入
一
辣
椒
。当
时
的
老
姜
一
起
煮
着
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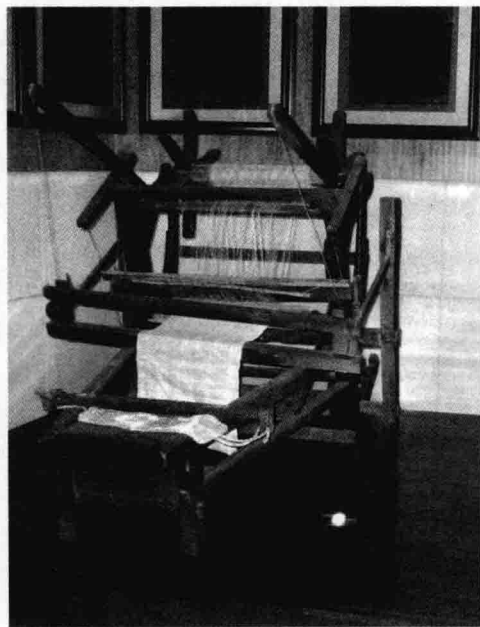
老
行
当



20 世纪 50 年代，重庆的手工纺织合作社



重庆纱厂工作的女工(民国)



重庆荣昌民间机坊的手工纺织机



民国时期的“松鹿牌”棉布商标



民国重庆“渝德”牌色布商标

入重庆。这种织机，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织布效率比老式木机快一倍，且能织宽幅洋布，故织布的机匠丢弃老式木机，重新添置新式木机，以适应市场的发展。

1914年欧战爆发后，外国纺织品进口锐减，重庆的手工机坊获得短暂发展，据统计：20年代重庆有手织机坊3 000家，铁木织机2.4万台，年产宽窄布100万匹以上。销路北达陕、甘，南至滇、黔，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随着电动织布机的引进，洋布的大量涌入，乡间土布机坊的地位日渐暗淡，往日的繁忙景象永远成为了历史。



又些...
便没...
宜人...
要的...
又的...
实动...
惠物...
肉...
这服...
就或...
是头...
火...
锅...
的...
能加...
形入...
辣...
而椒...
真...
老...
的姜...
重...
庆...
毛...